吳下諺聯

吳下諺聯卷三

北莊素史集

耕逺孫氏參　發明書屋

雲峯陸氏校　偶評附註

夏至弗要種秧冬至弗要望娘

此甚言日長日短之極不必以辭害志戒勿種秧望母也。㒓集諺語由二字聯起至十二字猶夏至之長至此不得再長但亦

不能遽短。仍出寅入戌、由長漸短、故集內、續目仍由十二字起至兩字聯止。猶冬至、之短至是、不得再短、但亦不能遽長仍出辰入申。由短漸長。故集內末目仍由二字聯起至十二字止、以爲天之大數也、首明陰陽繇象。二至亦是陰生陽生微義、一陰一陽之謂道拙集實寓言道闕者誌之

無窮不成夫婦無償不成父子

無窮不成夫婦、夫受窮乎、婦受窮乎、無償不成父子、父欠債乎、子欠債乎、素史氏曰、似皆有爲、世間恩愛夫妻、稱爲窮家歡喜。反目夫妻、稱爲歡喜窮家。父負子、人謂其子討債塊。子負父、人謂其子還債貨。此諺語也、亦以諺解之、

道是無棺材一交跌殺馬槽內

北莊嘗熟聞此諺矣、亦過而不留耳、後與習武應試者同寓郡中見馬槽與方物無二、始覺此諺之形容盡致也、有羽士鍾于乘素滑稽所居安亭鎮多雅人、一日席間有以此戲之者曰道士無棺材一交跌殺馬槽。

馬槽內鍾作曼聲應之曰一交跌殺馬槽

內。不道士無棺材。舉座噱然。

聞得雞好賣連夜磨的鴨嘴尖

夫雞與鴨等耳、妄見雞之好賣於鴨哉、即果好賣、亦雞是雞、鴨是鴨、豈得磨尖鴨嘴、以當雞乎、即或貪心蒙蔽、認為可磨、亦必親見雞賣好賣、然後從而磨之、未晚也、何一得風聞即磨之且連夜磨之何汲汲也。

然若人正是有說曰雞好賣矣、衆人雞而一人鴨、吾計拙尖、於是磨之。吾能磨、人亦能磨、吾鴨尖而人鴨亦尖、吾計猶未工也、於是連夜磨之、夫然鴨嘴得尖、且尖之速、寧爲雞口。毋爲鴨嘴。益信雞之果好賣也。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

揚子江內吹嗩吶那哩那哩

沿揚子江灘、蘆葦最多、江船停泊、候風連檣接尾、舟中無事、拔取蘆管、打通、作嗩吶吹之、隨在皆斷腸聲也、聞者環而指之、那裡那裡、不一而足、言不希罕。其聲亦然云。

老道士前搖响鈴不當不當

老道士登壇召將、呵囫備至、猶恐法力未周、令班首脩齋奉請、即在壇前持鈴搖動、

存想官將臨壇、必譴責其酒色財氣、何德何能、而敢驅策天神、宜加罪罰、申飭嚴切道士俯首作伏罪狀、心中默默甘着不當不當手內亂搖其响亦然、

萬事留人情後來好相見

嗟乎、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如一言之不合、必怒氣以相加、不過小利害耳、而口不留

其言而不留其色、若以後來豕不相見者、甫詎知必不能不相見也、事已過矣、境已遷矣、一朝覿面、愧之甚、悔之甚、爲已晚也、難爲情也、如何是好、素史氏曰、不寧唯是、士人握手訂交、宜淡如水、不可我能爾身。褻狎盡致。一旦有故、欲抗顏白其是非、難矣、故君子貴有不盡人之歡也。

一着不到處滿盤多是空

此爲善奕者言也、若出低手、早已滿盤皆亂、何爭一着乎、蓋其滿盤之際、全副精神已齊赴矣、此而一到、靡不勝耳、乃功敗于垂成、業隳于晚節。諺若惜之若戒之、謂既營營于滿盤、必兢兢于一着也。素史氏曰、此着之不到也、一係于貪、一係于忽

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貴不敵親、有易而難、益見矣、夫寶不易求、況貴至無價者乎、然以有心郎較之、尚不敵也、其難得不已甚哉、素史氏曰、士得一知己、可以不憾、甚矣不易求而難得也、蓋士爲知己者用、而女爲悅己者容、任舉天下不易得之物、皆相形而見屈矣、不覯夫

寶乎、燕之駿曰千金、齊之璞曰萬鎰、此其有價者也。和氏之璧、傳爲世守、趙氏之璧、貴並連城、此其無價者也。然非所論于有心之郎也、蓋舍郎而言寶、則採珠于海、抵璧于山、此貨已稱難得。而即寶以擬郎、則琴遇相如、香偷韓壽、其人尤不易求。所可恨者、從此蕭郎是路人耳。若其倚翠偎紅、

能不魂銷于萬轉千迴之下、所可幸者、倘有王郎天壤間耳。惟是憐香惜玉、能無腸斷于生生世世之中、三代以上之珠璧、原爲明主所褻、而較長競短。不實金玉而實替人。三代以下之婚姻、多由庶士之求、而輾轉反側。不在君子而在淑女。是以凝夫丁金、猶爲未當。而比婿于玉、倘齡失倫。此

爲元機之語傳而爲諺也如此

要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

山下路、多曲折、不曾過、終冒率、闖開口、怕屈節、有誰人、對你說、他自漫、你自急、非宽枉、卽傾跌、遇一人、去過歇、叫先生、須親切、求指點、如何入、如何入、如何出、巷盤衢、南北列、羊腸徑、東西別、切不可、問于盲、貪子

趖一遭生兩遭熟到得前邊路路通任爾穿花來打孛

讀書造化不讀書告化

諺之原文有有工夫三字裝頭素史氏曰肯讀書自有工夫不肯讀便無工夫着此三字適資藉口不如刪去直曰讀書造化不讀書告化或曰世間不識字人坐擁倉

衙者頗多、責以告化、焉能輸服、曰人一日無米則飢、一日無字則瞽、越是不識字人、越要用字、央及人。使字便是告化。遑問其他、

要錢典史不要錢御史

御史要錢、即是典史、典史不要錢、可為御史、但典史而為御史難、御史而為典史易、

然是諺也語平而意側詞以御史勒之典史就之也。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舉頭三尺有神明屋漏三尸森然容佈天地所以必知也八物之性亦我之性你我所以必知也我知之卽你知之你我皆知卽天地無不知之此本楊震語昌邑令語

也、雖暮夜、無知、正似青天白日、無微不照、或以震語、本言神知、今彥曰、地塊然一物、何亦言知、夫天亦清虛一氣耳。何嘗與地有異。所謂知者、以天地主宰言、非以天地氣質言、理到卽氣到、電降于天。雷出于地。霹靂一下。理氣合一。此顯然衆著者、推之一切降福降殃、慮人不見、其寔皆知也爲

運量也、素史氏曰、地藏庭下有獸名諦聽、自中至邊藐方九有自上而下海底重淵。一切人物聲息皆能聽入幽冥、如鑒人無遁情、此雖非地知正義、然亦可備一說、

娘好因好。秧好稻好

秧之種于別田、猶女之嫁於夫家也。母良女必淑、秧茂稻不秸、昔嘉興有富室數世

殷沃、而子弟歷無一入泮者、或以種草不佳也。是豈可乞種乎、或曰不得於父、務得于母。于是厚聘董詞林族女、生子秀發、長而游庠、再傳而發科、一洗村氣、夫人之生、得氣于母者多、十月胎息、久而自育、三年乳食、養育尤深。是以乳母必擇善良、防之者預也、第曰困、亦從其類耳、

朝霞暮霞無水煎茶

霞、彩雲、日光與雲氣、映合而成者也、凡雨卽雲所化、雲厚則雨。輕則晴。晴雲成霞、但朝霞、自陰而陽、色多潤、每雨、夜霞、則自陽而陰、色多燥、恒晴、既朝霞、復夜霞、則雨不勝日、皆自燥雲、人晴之兆、故無水煎茶、素史氏曰、雨後霞、非霞也、名曰泛和、乃雨徵、

爺有娘有也要開口

此戒人看得錢物容易而發、我之所有、則我爲政、人之所有、則人爲政、豈謂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卽使親如父母、不脊其所有者也、亦須怡色柔聲、緩頰告假、乃給發于爾、世之人子、全無孺慕聲情、擅取宮中而用、與之不速、轉多腹誹、若以爲父母亦

應聽於無聲、何直待兒子開口乎、昔人窺破俗情、故爲此諺、爺有娘有、也要開口、以此坊民。民尙有不問而自取者。

閻羅王撞着對面鬼

此倒句、法實是鬼撞着閻羅王對面、人作惡事多端、羅冥府桁楊刀鋸、亦直受無辭耳、獨是一種曖昧隱情、負疚衷曲、不可對

人之處却有甚於桁楊刀鋸者。別時猶可遮飾、一到閻羅王處、孽鏡照人、纖毫畢露、眞無地自容、吾鄉有作歹事者、人或詰之曰、汝死去何以見閻羅王、答曰、吾焉得見閻羅王、其人曰、何故、曰吾犯者多外結事。死去到半路、即被小鬼一頓銅鎚打殺、噫、此老亦止圖不撞着耳、

仵作子幇襯活死人

仵作子、官衙檢驗人役、人或被毆致死、驗得重實、俾得伸寃、是幇襯死人、或驗輕傷、使兇手不至盡情擬抵、所謂救生不救死、是幇襯活人、若遇一種健訟之人、裝傷擡驗、爲仵作者、竟喝報致命重傷、俾打架者押醫取辜、加等治罪、夫傷及致命、已有可

死之道、但出自仵作秤襯、決乎不死、此而稱爲死人。畢竟碍口。若稱爲活人。反拂本人裝傷重報之意。故曰活死人。

百年難遇歲朝春

歲朝、一歲之始、立春、四季之始、歲朝立春、得夫時最正之氣、令節相符、毫無舛錯、是歲也、自然星辰合度。風雨以時。年穀順成。

普慶昇平。是以可貴、若但適逢其會、則百年中適逢其會之事甚多、又曷羨其爲難遇哉、

三世脩來同一宿

一者、不二之義、同一宿者、不二之人同宿也、男不二色。女不二夫。兩美會合。是爲同一。此而宿焉。仰者不愧。俯者不怍。睟於面。

盎於背。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太和元氣流行、估盡人間之福、當非一世二世、所能脩而到也、若露水夫妻、偶然邂逅、是孽障孽緣、指爲三世脩來、則凡人世間娃娼蕩子。皆高僧羽士轉凡矣。豈有此理。

有意種花花不發

花乃天地之化工、隨意種之、即隨意發之、

所謂直養而無害也一落有意、則不免於正助之病、安在其能發乎、乃或矜種之加功、而咎花之憔悴過矣、善夫孟子之論智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朱子之訓樂有賢父兄、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可爲種花之法。

雙手招郎郎不來

此吳歌也、三十過、四十來、雙手招郎郎弗來、夫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當不有此、女子待年、本不應招、招郎、非禮也、況雙手乎、熱中愈甚。按劍愈加、故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又曰、最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又曰、一輩錢塘江上女、着紅騎馬是何人、堪爲三嘆、

紗帽底下無窮漢

紗帽、前朝命服、不論大小官員多戴之、先明神熹以前戴紗帽者、淸風兩袖、何有於底下、自魏璫殘害忠良殆盡、朝紳州縣多不肖入員、不特居官者簠簋不飭、一切官之父族、母族、妻族、甚至婢妾族、以親及親、坐幕立幕、皆在紗帽底下、糧制巨斛、餉勒

浮收、詞訟通關節、餽送索門包、肉食羅綺、挾妓呼盧、無所不至、故曰無窮漢、

紡車頭上出黃金

紡車、古時用以繅絲辟纑、後世更有棉花成紗、皆由車出、其器甚微、而其利甚薄、一家內助、以濟食力、此猶未足稱出黃金也、此而績之爲布爲繪等物、足以衣被天下、

婦習蠶織、不害女紅、不擾公事、不致舍業以嬉、浸爲風俗、不啻黃金遍地矣、又何價值之可言哉

無事不登三寶地

三寶、佛也、法也、僧也、有事時、大張法會、大衆登場、藏事若無事時、金容靜穆、忽而擅登佛地、是不存敬心、故戒不登、法爲經典、

之所豈可玩褻故亦示戒至若僧家燕息之地正可偷浮生半日之閒何以謗亦禁之蓋僧家賢愚不等其寂靜禪房爲藏奸納垢之處乘其無事冲破機關勢不兩立禍即至矣昔一秀才與僧交好偶暇訪僧不在遂入臥所無聊之際一擊清磬忽有美姝從窟室啟板而出生驚走僧亦至矣

乃扃其戶至夜半僧入責以擅入弗殺汝身不滅汝口但念素好與汝一壺一味以送汝終生拜之不從誓之不信以湯酒一錫壺置桌曰飲此僧出排肴核生念一室空空計無所出裂衣裾塞壺口加得重械僧入出不意擊其首破之僧仆再擊之垂斃而逸

錢誦函曰生卽沈文恪公荃

有錢弗買半年閒

凡事預則立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七年病求三年之艾豈半年以前不爲綢繆之計無錢者固出無奈有錢弗買不亦計之左乎豈知惟其有錢是以不買空置一處與生息于人大相懸矣半年者六個月也存

錢百千三分利得一十八千二分利得十二千一分利亦得六千有錢人心計之工如是

霧露不收就是雨

霧水氣細若秋毫輕如粉麵日光一照便收攝無迹或謂此霧露耳微乎微矣孰意濛濛不歇霖霖不休斷而如絲如線求幾

如澍、忽地傾盆下、而破塊甚、且決堤裂岸、汩沒田疇、此非雨也哉、溯其始不過由霧露起也、涓涓不已、流為江湖、可忽于其微乎、

胡椒弗辣再加薑

胡椒、可寧胡考、但此一味、已足煖肌膚、溫腸胃、誰謂弗辣乎、乃或少之、于是謀所以

加辣者、莫加薑、是聖人所不撤也、但聖人止就薑而論、非先有椒而再為之加也、務去穢惡而辛烈疊逼、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仲尼不為已甚者。

東手接錢西手送

錢為國寶、接則得之、送則失之、東來西去、假手問何其速也。而在前是否手接左

手送也面在北是右手接左手送也不曰左右而曰東西不旋踵也夫旣欲接何以送葢不送有不便手接者旣欲送何以接葢不接無以爲送也然爲他人忙亦日不暇給矣

南天落雨北天晴

同是一天而南北晴雨分焉其在久晴之

時北之不幸而南幸也南人曰何福而得此甘雨北人曰何辜而罹此亢旱也其在久雨之時又南之不幸而北幸也北人曰何福而得此朗霽南人曰何辜而遭此霪霖也是以古來為人君父因材而篤為人臣子疢疾宜存斯時雨皆屬仁恩南北皆生愛戴矣

搓搓團團捏捏扁

日子團圞之物其字形帶長非長也所以別于日字也曰字扁曰字乃長耳北莊幼從外父周式堂赴書筵首坐者小有才也行一令子曰之曰搓搓長乃日頭之日須照此舉一字搓搓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座無一對皆罰之彼自矜壓倒元白矣

次令送與式堂先生謙套禮畢、正色出令、曰日頭之日捏捏扁乃予曰之曰須照此舉一字捏捏如式者不罰不如式者罰閉堂大笑滿座無對自不待言首行令者亦在罰中。

薄薄乜來淺淺舖

嘗于雜錄中見古風一首薄薄乜來如紙

同、輕輕裝來無二重、主人愛客。興正濃、玉箸挑開盆底松松間忽然起秋風飄飄吹入九霄中疾忙使人追其踪。已過巫山十二峯。此摹繪刻酷至矣、而村農鄙俚之詞、亦未嘗不暗合、吾鄉有討覆姐、切肉偷諸亞旅、頗不厚、少頃唱入田歌、討覆姐、薄切刀、切侗肉來薄希臬、樹陰底下風寥寥、一

吹吹到徐家橋、蝴蝶飛綫綫飄飄在河裡。引癡餘匆忙拙起竹竿撈一陣油花不見了。詞俚而帶雅、昔時倘有竹枝詞云薄薄乜來淺淺鋪、廚頭須子費工夫、春風只解開花意、吹出梅蘭碗底圖。

有錢常記無錢日

人當有錢之日、花銷無節之費、一到無錢

左支右屈是以訑規記之欲人之節儉也、然此猶見之小者也、素史氏曰人當無錢時、困于涸轍、一旦得志、便不曉窮簷桀谷中、十年不制衣、三日不舉火者比比然矣、伊尹耕于有莘、何有何亡、勢所必然、既而佐命成湯、便道一夫不獲、若撻于市、價從閱歷中照驗得來范文正公微時讀書僧

舍劃齏粥給三飡、此在無錢之日。親嘗滋味、迨後發名成業、出入將相、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居家作義田、給族衆、尤宗百世、是以忠恕行仁、乃有錢常記無錢日之能事也。國家取士、務扳孤與其爲是歟。若一時當貴、但爲一身一家、是又諺所謂立討租船上、忘却欠租時也、

去任榮逾到任時

印官到任、前呼後擁、樹旗旄、羅弓矢、何等榮施、一旦去任、百姓視爲怨府、供給之人、呼之不應、非罡耳之爺號、實亦官之素不足于民也、嘉定邑侯陸隴其居官清簡、教養斯民、政績懋著、嘉民戴之如慈父母焉、後忤上臺落職、小民供給餽賻皆布帛菽

乘、連檣接跡、扶老攜幼、哭巷攀轅、時人為之語曰、有官窮似無官日、去任榮逾到任。時卒謚清獻、從祀宣聖廟、

隔夜飽只是飽

大雅云、既飽以德、孟子以飽仁義釋之、但飽非秫爾可辦、是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乃隔夜之謂、有不慊則餒矣、餒與飽反對、

凶年不能殺飽食也。邪世不能亂飽德也。胡廣解縉周是修約殉難、惟修竟行其志、所養可知矣。廣猶飼猪是問、修是集義所生者、隔夜飽也。廣縉欲義襲而取之也。則餒矣。猪不宿飽則餒子腹、士不宿飽則餒于心。廣也猪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教你修不肯修

此釋道嘆骷髏語也其實二氏之修非吾所謂修也儒者讀書識字從事于格致誠正宣聖揭之曰修身較二氏之修爲眞但不能實踐亦在不肯修之列耳如以不誦經不禮懺爲不修則古來力闢經懺孰有如韓文公者乃從祀宣聖廟食不祧與成佛作祖一例嘗亦謂之不修夫二氏經

懺不必詞非格言妙諦然亦從儒理中出。古無不讀書之神仙亦無不識字之佛祖。經懺乃神仙佛祖所譔。空空朗誦一遍。即能集福消災。其修亦太易矣。且倩人代誦。便稱功德。更不近理。其與儒者數十年埋頭功果若何、彼以看經爲修。吾以讀書爲修。彼以拜懺爲修。吾以識字爲修。由是觀

少不肯脩者、在彼不在此、
屎出狗家家有
人當成立之時、忘却孩提之日、以爲吾自能整衣冠、愛潔淸、也不知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聖人說得雅馴、包父母多少苦楚、最甚者屎溺狼藉、晝夜不遑安處、誰道得吾于此時、卽能整衣冠、愛潔淸也、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曰家家有、嘗與參看素史氏曰尿出時、父母稱爲狗。不害其爲人不尿出時自已稱爲人不害其爲狗、何則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螢火亙夜夜紅

螢腐草所化、牛糞中出者多、蠶食草而腐者也、于曠野中熾其紅、炭逐隊成叢一叢

如花如錦、小孩視爲可玩、然惟于夜分始放、屢試屢驗、故曰夜夜紅、一至日出即無光矣、杜荀鶴有詩云、須從腐草出、敢近太陽飛。

犬有義亦可養

陳雲谿曰、昔閩諸金翁、背有瘤、商儈業、嘗陽挾貲回籍、一豢犬隨之、莫能遣去、中途

腹急入樹徑而便焉時已暮忽失犬所在歸家檢囊中遺白金一緘翩後乃詣富陽憶所遺金恍惚失于便所踪之則犬斃其處痛惻然倩土人埋之徙犬而金固在蓋犬知主物恐爲他人有以其身臥金而殉也○主所以遺金建亭于其地顏曰義犬亭

素史氏曰以身殉金在犬爲義犬也可養

在人爲利徒也不可學。

蛇無頭而不行

無頭不行、凡物皆然、何獨言蛇、蓋世實有是物也、乾隆十四年、我松城下、南瓜蔓中、出一物、形如木臼、跳趯離地可四五尺、殆不得邐迤行也、有營弁以足觸之、卽昏速脫其靴、而脛已黑、治之無及矣、郡人不識、

但呼之爲記、高澹人載之粤東紀遊、名冬瓜蛇、素史氏曰、是宜以矛鏃等物觸染而用之、畢前定能制勝、

乾千年濕千年

此言木器也、乾屬陽、濕屬陰、千年則純陽純陰、純則無二無雜、乾乾、濕濕、則二而雜矣、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卽天之所

以爲天也、何不可千年乎、或問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奈何、素史氏曰、惟不生長、是以可久、仙佛皆貴童貞。陰陽交則生、生則長、枝繁者幹易壞。華實者根易衰。故卜筮者、以子孫爻爲盜氣、

油　一路水一路

油喻小人、其性膩、其質濁、其體滑、其用順、

其趨炎也。若矢之赴的。投以水。爆而不和。水喻君子、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淡、其體清、其用能令不潔之物至於潔。滴以油。沸焉若驚。故各自一路。

張待詔買爺叫

薙髮爲業、稗官家稱爲待詔、非官名也、有張某者、服此業於縣署前、新邑侯到任、重

賄門隸、承攬是役、有則處同業、被父控逆、訊實家貧非故爲失養、釋逐之官退入內、幕師云、雖非故逆、但以父首子、自應責儆、乃復喚薙髮者差役、偕認官欲剃頭、遂令張進官即坐堂、將張杖責某辨無父官怒其不認父親、重批其頰、立押父前甘伏完結、素史氏曰、是爲替頭子也。

黃伯勞吃娘鳥

黃伯勞、繞樹而巢、其聲鉤輈可聽、能擒小鳥啖之、初不見其貪老烏也、乃謗竟坐以吃娘、却是无妄、按吃娘鳥、名鵂鶹、又名梟、額竪兩耳、鬚眉面目與猫無二、故又曰猫頭鷹、古時斬此鳥頭、懸于樹、以儆惡逆、出于周禮、今人罪大惡極、所以示衆、是曰梟

首本此世人罕見鵂鶹移其辜于伯勞誤矣緣伯勞性亦鷙猛惡皆歸焉曾參殺人名之訛也陳平盜嫂貧之累也伯勞食母質之招也素史氏拈出正犯特爲平反及此。

告化的孟嘗君

常養三千客齊國之士之孟嘗君也近世

不惜閒飯、收養游手、乃告化人等之孟嘗君也、若輩視為真孟嘗君、榮寵自得、意氣殊揚、姑無論此、即當時真孟嘗君、未始非告化之數、雞鳴狗盜、皆流丐伎倆、惟馮煖出于其類、然乘車挈劍、輒稱客我、亦終不脫饜酒肉驕妻妾情態。

暗洞裡諸葛亮

武侯三代遺才高臥隆中不求聞達其以
暗自處久矣後扶漢室炳耀寰區原非初
心所及然人自有眞其父母固知此子必
能顯揚名之曰亮字之曰明若豫操左券
者彰著上下千古見武侯之韜晦深沉卒
能發名成業與日星河漢並垂天壤知潛
德幽光不可沒也故特表之將暗洞裏諸

葛一頓叫起亮字言名副其寔有必亮者、非如後世自炫交遊廣通聲氣過情立涸、倖而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對之能無愧乎、

名人所好不同

好者嗜也嗜膾炙者有同然也乃若文王嗜昌歌會晳嗜羊棗屈到嗜芰已見別情此外且有嗜瘡痂嗜足臭者真屬匪夷所

惡尤可異者嗜貧困不堪、嗜闔房穢德、嗜無祿絕嗣、嗜刑辟誅戮、所好此類不一而足、所好之人亦不一而足、竟與嗜炙等、而若而人者、猶色然爭之曰、吾何嘗好此、不自知其好之甚也、好賭好勝、即是好窮困、好淫必報、即是好穢德、好行隱惡、即是好乏絕、好行好回、即是好刑誅、有形即有影、

有嚮郎有應好人之所惡拂人之性也素皮氏曰嗜膾炙如猩子戀飴糖嗜昌歜素斐如貴官爱恬退瘡痂足臭如泥鰍害汚濁以下囷絕刑辟等項如餓犬飫屎溺也是不同。

天下未嘗無對

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詩有偶句賦有四

六文有八股聯有上下、彭文宗視學江蘇、命題多用對偶、工巧特絕、如顧鴻雁麋鹿。驅虎豹犀象已極工緻、某何爲是栖栖者與。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尤見佳妙、松府學趙文銳等二名、補科試、命題夫二子之勇。次日上海學薛學愫一名、亦送補科、命題曰一人之身。其他皴妙、類皆加此、素史氏

倣此集諺摘取成聯似有兩相待者故曰天下未嘗無對

天地君親師

五者在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聞近日外間有以妻字易師字者素史氏仍遵古諺書之曰天地君親師

娛賭吃著考

嫖賭吃着人生四大病豈得以考字附尾或曰考亦費錢與前四件子一例或曰世間好事居先爲佳不好事居殿猶可嫖不如賭賭不如吃吃不如著著不如考從末減例也或曰猶是考也其中儘有非義破鈔之處非指守規矩之士也或曰柴米油鹽送嫖賭吃着中言胸襟瀟灑不事猥鄙

方可考也、或曰考本不同、有不嫖不賭不吃不着之考、亦有嫖賭吃着之考、若曰是人之考、乃嫖賭吃着考也、蓋特舉之詞、諸說未知孰是、素史氏曰、姑並存之。

馱重不馱輕

此品目稾駝語也、夫物之重者、力尚能勝、何反不馱輕者乎、不知志不可以弛、氣

不可以旁徵設遇物而輕試其力狃于淺效囿于小成異日當大任臨大節必至選輭不前此橐駝之所深懼也其所養可知矣

鶯進弗鶩出

蘇松人以迂腐爲鶩頭以書腐爲書鶩不知讀書不鶩則學問不長學問長一分則

驚進一分、加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到得登峯、則魔自退學問到得貫通則驚自出君子深造自得、資之深、乃是驚進居之安取之左右逢源、乃是驚出學者始患其不驚。進後患其不驚出也。

坑缸前土地

人之飲食、皆從大腸經、盤盤旋旋、遲成渣

滓下而入于坑缸、其中珍羞百味、或平常葷腥、最下者糟糠蔬菜、有土地神一一登記入冊、蓋人生祿盡則亡、亡故後置一筋于靈右者、三尸神也、急欲享此、故願人速死、兩月一奏天曹、將人飲食多少註冊、數滿時、發下冥司、吊取坑缸前土地案冊、查對相符、果係祿滿無餘、則登諸鬼錄完結

矣其有不符者亦非三尸神所能揑造有等人在人前誇示、某日食山珍某日食海錯、不拘魚肉三鮮、說得天花亂落、而三尸神即照此註奏、查對坑冊、但有糟糠、蔬菜等物。並無珍錯饈饌字樣。此種案件冥官亦難判斷、直到坑前傳土地神、親自赴案、思想出來、若輩只謂口說無憑、誰知說一

回想一回、回雖無實質、却有虛氣、亦從大腸經盤盤、盤旋旋而下、連珠而出五個一花名曰洩氣、隨風飄散在坑缸之外、不隨渣滓同入坑缸之中、故此土地不及登記此番貧窘、記憶得來明白、回話冥官就此折半科算、如照三尸冊內應減壽十年者扣還五年、放還陽世如期勾取不貸、

座臺上鄉紳

鄉紳本地縉紳之家、座臺上者、其人已故、爲是輕薄之詞也、夫爲鄉紳者、當學古名臣業盛、當時、澤流後世、雖百世猶不祧。安得以座臺上薄之。是鄉紳之不能善後爲之也。其次子孫克繼書香、綿延舊德。人亦不得而薄之。受此語者、又鄉紳之後人、不

能光前者、爲之也。但地有鄉紳、雖或不能爲邦家光、亦閭里榮也。座臺尙在、卽作此語、有傷忠厚甚矣。是又鄉之人没人之善爲之也。

一身兼作僕

北莊幼時、赴郡歲試、與廩保同寓、有童生具贄投保廩、勒補直旣、又索其隨禮、童生

問及尊侪在何處所。廩不能荅、寓主代荅之曰某老先是一身兼作僕。

到處便爲家

丈夫志在四方、桑弧蓬矢、生時即以是期之、范大夫生子越、遷于陶、轉徙于朱、處處發名成業、一舟泛宅。五湖烟景、皆吾室中物也。士爲一區田宅拘住、六尺身材斷送

半生事業。可勝浩歎。

筆管裏煨鰍

葢夫鰍之爲狀也、活活潑潑、其身滑溜、入淤泥渾水中、不可捉摸、爲人所得、恐其善遁、防範加嚴、置筆管之中。緊緊管住、又以品味不佳、不堪煮羹作膾、付之一煨而已。若在瓦鑵鐵鍋等器、或煎或滾、地位尚寬、

猶得蛸蛸攢攢、活扭活扭、於須臾之間。偏是入於筆管。投之紅爐火熱四逼。欲一動彈而不得。漸漸絕其𩿝氣。斷其𩿝根。便落下文一句曰直死。

牀底下摸蚌

三百六十行業、須得自在法門、即如漁樵耕讀、讀勞心、耕勞力、樵夫手砍肩挑、誰似

我漁家之一摸。但魚身溜而善游、蟹脚多而善走、龜鼈蹣跚、亦能逃逸、思夫鈍而不能游、呆而不能走者、其惟蚌乎。可奈沉於河底、終不免扒挖功夫、即使浮於陸地、尙須累吾早起、否則爲人拾去、怎得一波湍水、送我入門來、還不知沿在那一壁廂、最妙者、當吾熟睡三竿、其蚌竟如蟋蟀、入吾牀

下。醒來不必抽身。止似一摸魚兒。便是吾掌中物。呵呵。是爲自在法門。

地獄在陽間

先王明罰、律戒三千、地府懲奸、獄稱十八、苟且偷生於世。不知獲罪於天。謂獄在陰司、謬也、蓋人居陽間久矣、但見人愁、不見鬼愁、但聞人哭、不聞鬼哭、欲聽說法、當就

現身不信如羅試講入甕彼於倘來之富貴熱中即是油鍋非法之行爲顧影便成孽鏡我下石人亦下石大家日杵高舂朝迴腸莫亦迴腸日逐磑磨萬轉豪華挾妓呼盧魂迷湯裏寒士鬻衣典袴皮剝亭前血湖池畔少不屑不潔之人惡狗村中多皆好皆惡之口風波險處頻嗅奈何位置

高時。定遭平等。一失足。轉輪殿現變相人。
禽猛回頭。望鄉臺有自新路徑。須平心地。
過刀山、猶萬劫朝天。能種福田。對劍樹、亦
春風滿。面閻羅活活。原無倖免之小人。屋
漏昭昭。是在懷刑之君子。

好佛住後殿

鬼神仙佛、當初各有專祠、近來僧道、貪饕

香願、將血食諸神、雜塑廟中、統名之爲佛、有索香烟者、有索祭獻者、有索元寶彩緞者、遂其意福之。不遂禍之。且有收到香烟祭獻元寶彩緞。而仍不免其禍者。此等皆非好佛。惟是如來釋迦伽藍觀音三官等、佛無所需索。善男信女。以一炷淸香進之。亦納不進亦無計較此是好佛但初入廟

時趨不及見、進而入于後殿、乃覩金容靜穆、端坐蓮臺若曰吾寧住後殿。不欲與諸神爭取香烟祭獻元寶采綴等物也。素史氏曰此其所以爲好佛歟、

山中宰相

唐李泌以白衣入侍、肅宗強之入相、時稱山人、此山中宰相也、若宋之林逋近時陳

繼儒輩世亦有以此品目者不但未登臺鼎亦名不肖實其惟吳邑洞庭山王文恪公鏊㢚幾乎明武宗時入閣力遏逆瑾不得乃旋里後邀存問上講學親政二篇志格君心今游其墓讀其坊聯云天下文章第一山中宰相無雙公實不愧。

海外奇談

乾隆甲戌、夢宗師視學江蘇、新例不繼燭、一童生繕寫不完、掣其卷、童固求之、命卽於公案側立謄之、及交卷、夢公問何縣、曰崇明、燈下接卷、問崇明在何處、曰海外、備述風土形勝、人物禽魚、並皆奇妙、公傾聽忘倦焉、卽展卷批云、喜聽書生談海外。堂前畫燭已三更。榜發招覆入泮、

百里諸侯

此稱近時縣父母也、其實當先齊魯分封、亦不過如是而鄰國侵吞互相凌攘、轉不如今此之休康、居官者、以幾首詩文作養本上比周公太公福澤則忠君愛國之思不當油然動耶。此固非偏員雜職所可比、倫卽上臺亦必以地方官定議、任此原可

建功立業、百里諸侯、諺隆其名、亦冀其實也、

一身財主

有財而爲財所用者、謂之財奴、有財而財爲所用者、謂之財主、昔太公望封於齊、夾輔周室、齊桓公尊王攘狄、人但知君之賢、不知地居五沃、官山府海、貲產富盛、有以

用之也是爲一國財主後世藏富于民如陶朱倚頓齊之鍾離子棠陽子漢之卜式龔急公奉上賑困補窮好行其德是爲一方財主若坐擁倉箱刻剝小民速阡累陌粟紅而不可食錭臭而不可聞是爲一家財主至于家無長物環堵其室統絝其軀是爲一身財主蒙叟氏曰一國財主吾不

得而見之矣。得見一方者、斯可矣。又曰、一家財主吾得而見之矣。不見一身者斯可矣。

舉監生員

膺國家名器舉監生員、原屬一體、但出自諺語、頗有分別之意、在本人却自露分别處、嘗有晏賞中秋者、酒半步出中庭仰見

明月舉人云好月色秀才云好月色也監生云好月色也者一字一加聲情如繪

風雨雪落

風雨雪婚喪家恒謂天緣不吉然亦有斡旋造化故事明初馬皇后之喪葬期大風雨雪殯重艱于啟行國師姚廣孝屬以法語云雨落天流淚風號地舉哀山川都帶

孝。奉送友如來。柩遂輕舉、詣陵一無阻滯、

不屬人身

人之生也、自無而有、其死也、自有而無、魂爲主、魄副之、魄即所謂人身是也、古稱孕爲有身、魂得憑之而爲人。魄存爲身、魄落爲尸。魂升魄即降者、正命而死也、魂徂而魄不齊落、其尸身或有異徵、身十個月成。

人于個月化魄未離尸不腐尸化則魄亡
所存者魂也一靈不泯星宿神道皆有位
置安處此外碌碌庸人亦有一處草樓露
宿其地名無定央下此則在冥獄若不脫
罪則入餓鬼畜生道不能復有人身其在
無定央者隨風飄泊歷久漸微若不轉世
投胎其魂亦不免于消滅轉世投胎務得

人身如龍有珠。如官有印。復能爲人、在生培得善根、死後其魂可久。轉一世培厚一層、亦可到星辰神道。再復人身、必爲偉人名世。若生時喪其本有天良、牿亡殆盡、不但不能繼長增高、則墮本人身亦不可得、乃諺所謂不圖者也。此無論祿祿庸人及冥獄罪囚、即是星辰神道、亦遞減遞削其魂

亦是隨風飄泊、甚且至于銷滅、蓋勢位愈高、爲惡之威權愈烈、實有過于常人萬倍者、故或星隕雷殛、不得復有人身、如曹操李林甫、蔡京、董賈、秦檜、嚴嵩、豈非星宿神道臨凡、皆因自已不圖上天、亦不再付總之積善若干、即增福若干、故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圖人身者如此、積惡若干、即

削祿若干，故入餓鬼道，入畜生道，不圖人身者如此、

眞當狗品、

素史氏曰此諺不必註。合上句成聯而已。

孟婆湯

人死去第一處、是孟婆莊、諸役卒押從墻外經過、赴內案完結生前功過、註入輪迴

冊內、轉世投胎、仍從此莊行過、有老嫗留進、升階入室、皆朱欄石砌、畫棟雕梁、珠簾半捲、玉案巾陳、嫗呼女孩、屏內步出三妹、孟姜孟庸孟戈、皆紅裙翠袖、妙常、釵金縷衣、低喚郎君、拂席令之坐、小鬟端茶、三妹纖指捧甌送至、手鐶丁丁然、香氣襲人、勢難袖手、纔接盃、便目眩神移、消渴殊甚、不

覺一飲而盡、到底有渾泥一匙許。據眼看時、嫗及三妹皆留立。骸髏。班屋雕墻多變成荒郊。生前事一切不能記憶。一驚墮地。郎是懵懂小孩矣。此茶即孟婆湯、一名泥渾湯、又名迷魂湯、

東坡肉

世以大胾為東坡肉、但其式不始于東坡、

史記周亞夫傳即有此大約爲東坡鑒賞而名之也坡翁喜食肉燒猪佳話甚多其尤雅者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然即下轉語人瘦尚可肥仍少不得肉也素史氏嘗錄東坡詩話一則曰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若教不瘦又不俗頓頓還他筍炒肉

過時風

既老而說少年聰敏、時過了幾十年、子孫而誇祖宗富貴、時過了幾百年、今日而言井田封建。時過了幾千年、風者失心之病、夏日而索裘。冬日而索葛。顛倒經年、老夫得女妻。老婦得士夫、蹉跎一世、好潔而入娼家。浴到日高三丈。待時而生貴子。忽來

兒死腹中、如此之人不一而足、若非失心、何以有是、

一國儉

儉者、吝嗇之意、有一國中稱爲儉者、自謂得作家之道矣、豈知又有天下儉、甚招去、其人不信、直訪至天下儉家、面請示之、天下儉曰、爾賣遠來、得毋繁費乎、答曰、吾

自撒冊用一大捲縛吾一人吃飯撒出屎來狗吃省却冊人工食豈非節省之極天下儉連連搖首說聲不儉自己還要飯吃莫若你撒出來狗吃狗撒出來你吃纔是做人家法則。

破頭先

劈頭得一不祥語謂之破頭先世多忌之

鄭武公夫人姜氏、愛其少子段、請于長子莊公、欲以虎牢封段、公開口說一句號叔死焉、分明打一個破頭先也、姜氏便住口、不復提及、楚滅椒、初生子文曰必殺之、駭乎不駭、後果滅其族、于忠肅公問終身于嫂、嫂罵夭殺、後來亦驗、唐寅祝允明書無數門聯、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令館僮

搭貼橋頭巷口、轉灣墻垣黑暗門第、時當除夕無知、元旦家家失色、是年蘇城疫流、比戶、我靑開浚蟠龍河、將舊例免浚區圖、列入協浚、庠生戴大謨于正月十五呈縣．詞有斬楊故事一語、蓋言如楊椒山籍入。張經案也、代書不識、曰今日是元宵如何打他一個破頭。先因其時縣主楊師震也。

素史氏曰、果能如楊椒山、這破頭先還打得、

隙裡會

華亭縣丞某、過訪某紳宦、登其堂、宦方坐而假寐、不欲驚之、覺坐以待、亦睡去、宦覺而丞正鼾然、亦不爲之驚、久之仍隱几而卧、此醒彼睡。彼醒此睡。如是者三日云、莫

矣、丞徑去、非不面會。然未通一語也。豈非會在隙裏、靑邑一邪役、買酒數十文、而無下酒物、其子出而市脯、脯至而酒已罄。其妻曰、爾太性急、如而有酒無肴、玆且有肴無酒矣、妻乃出廿錢、令子復酤酒、到肉復無存、媳復搜篋、翻篋買肉、而酒乾、買酒而肉盡、直至醉飽。而酒肉終不相値、今日有

酒今日醉。明日無酒隙裏會。其是之謂乎、
歲飢、好行其德者、分給粥糜、第一日自東
而西。有造化不高者、適在西不得食。次日
其人先到東、首擠定、主人曰、昨從東起。不
給于西。今日須自西而東。在東者又不得
食。第三日其人擁住中間、待給、主人出曰、
東起則缺西、西起則缺東、今日從兩頭分

起。至中間而又脫科焉。若而人者、可謂隙裡會至矣、素史氏曰、西漢人有言、文帝愛老。而臣年尚少。武帝愛少而臣年已老。可勝長歎哉、

坍黃

事至半途而廢、蘇人謂之坍黃、坍者毀也、黃字吳音與荒字多混、蛋蟹中黃、反稱為

荒牙牌不成局反稱爲黃黃乃荒字之訛坍黃實坍荒也

嗆白

氣不順而聲爲之抗曰嗆喉言不順而聲爲之抗曰嗆白白者無文之謂如曲文接落用蘇杭等白是也嗆喉須平其氣嗆白須平其心但如方孝儒詰成王子弟劉璟

以死爭殿下之名。便嗆白得好、若汲黯之於漢武、尚須和婉些子、

搨八

恥辱之事、俗稱坍眼、以二食指捺其兩目之下、如八字形、是爲搨八、或曰此松郡人口語、郡人中當兵者多、兵字搨去其八、乃丘字、原文、吳音以醜爲丘、搨八者。言之醜

也。

來三

明季一學臣、遣人在外招搖、每名秀才、需白金三百兩、兩兩不取、信許於入場示之徵、其童生坐來字三號。言來三百金也。出乃急付之、榜發獲雋、自後得售者、皆隱語來、三不照者曰不來三、凡事皆然、不但考試

矣、

上任

士人赴官謂之上任、任將任字作官字解、謬矣、任者擔也、蓋將擔子上在身上、不便說身子上在擔上、古人登第詩、有世上許多難了事之句、是任字的解、作賀詞者大誤蒼生。

發財

今人相見不論官民士大夫開口即道發財究之此二字出于何典嘗讀大學治平章言不仁者以身發財朱子訓為亡身以殖貨嘗局者遂樂此不疲而旁觀者亦不思傳既明斥不仁誰又指為亡身乃以此作頌詞大謬千古

有餘

袁史氏直詆發財二字、原爲仕宦家獻芻蕘一得耳、蓋貴而能貧寧不足毋有餘也、若藏富于民寧有餘毋不足也、爲作吳歌一隻如左、

歌曰月子灣灣照九州、太白金星做個討饒頭、變是鍋錢銀子、落滿吾哩江南

省家家齊動糞箕氿拿來完粮完白宗脫至攤船把把新舊鐵頭一筆勾用剩來養爺養娘再養一個少年賢妻子明朝頭還要買隻貼車牛

且住

飛來峯高僧登座說法對答如流有一野僧飛錫而來喝聲這裡怎麽峯曰飛來峯

既飛來爲何不飛去一杖打下若少遲囁嚅不得者座上僧將塵拂一架日且佳